

袁艳小说名家冯玉奇作品系列



红楼

哀艳小说名家冯玉奇作品系列

红楼
楼

鄂新登字 05 号

小 红 楼

冯玉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 插页 18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454—1094—4
I · 941 定价:6.9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民国时期广为流传的通俗言情小说。作者冯玉奇，著作甚丰，以哀艳小说著称于世，一度拥有众多读者。

金屋藏娇，红楼争艳。小红姑娘能诗善画，聪颖无比，美若天仙，风流男儿无不为之垂涎，银行总裁秘书辛石秋得此艳福。小红楼内，一幕幕男欢女爱的闹剧在上演……

然而，石秋哪里知道，他的表妹爱吾也深爱着他，得红则失爱，得爱则失红，因爱红不可兼得，反致红爱竟为之并失……爱的美酒变成了苦涩的泪水，悲剧不可避免。

该书以情动人，缠绵悱恻，层层入彀，节节伤心，将与今日所有的年青人的心灵产生共鸣。

叙小红楼

玉奇足下：损书敬悉。弟频年奔走，不遑宁处，以致旧雨星散，未能萍聚，至以为念。承索小红楼序，不计工拙，草草付邮，即博粲政。

小红楼为言情之作，写小红，爱吾之忧深思远，亦哀亦艳。墨园，惊鸿之溺爱失教，忽明忽暗。其乐而不淫，有若关雎。怨而不怒，无异小雅。诗人意旨，不谋而合。石秋身处左右坑谷之中，得红则失爱，得爱则失红。因爱红之不可兼得，反致红爱竟为之并失。石秋之处境苦，石秋之心境更苦，余不禁代为叫屈！

书中写母女之情，则节节伤心。写夫妇之情，亦层层入彀。他写姑嫂之情，意在言外。朋友之情，乐在其中。尤极文章能事，放说部异彩，余又不禁代为叫绝！

诗人多穷而后工，大抵皆假托之词。穷之端不一，若仅穷在环境，非穷也。况环境实未必穷，而所穷者，不过口头，是又安足以言真穷。然则必如何而后可谓之真穷乎？曰：穷之真者，非环境穷，乃心境穷也。如石秋对小红，爱吾之境遇之性情，山穷水尽，实逼处此，意者所谓真穷。殆即指此，穷而后工，非欤？

上月弟与足下，在贵州旅程中，由笔山饭店食站，抵独

山宿站，完成二百三十公里颠簸苦况。下车伊始又值风狂雨骤，老弱旅客，鸠形鹄面，带水沾泥。虽只过宿一宵，但已困顿万状，君云日暮途穷，我嗟关山难越。凡此皆所谓境穷，而非所谓心穷也。残秋倏尽，始达柳州。尔后君抵桂林，我返贵阳，天各一方，梦魂徒劳。别后来书，忆足下“眼枯骨难为泪，心死成灰尚有痕”之句。今特移赠大著，藉以题咏小红身世。想君远在天边，回首前尘，每念身苦行役，心羁愁城。人事沧桑，浮云变幻，能不凄然魂消耶？民八双十节，晚香馆主写于贵阳客邸，聊以代序。

题词一

(七绝十二首)

浮碧山樵

儿女情肠感此身，相思谁复问前因，凄凉夜月眠香冢，寂寞红楼泣晚春。

我本伤心泪似丝，岂期觅得合欢枝，妍花风雨情何酷，红叶秋心只自知。

最难消受是黄昏，雨雨风风静闭门，已许鸳盟今日订，赢得鸾帕冷诗魂。

海棠无语埋花魂，贝叶莲龛具夙根，一样蛾眉双薄命，孰恩孰爱两啼痕。

博得人间双泪流，尘缘端合死前休，将军红粉垂青眼，忍负恩情不白头。

愈经挫折愈缠绵，情劫茫茫亿万千，我已痴心迷蝶梦，未能色相化尘烟。

结得三生石上盟，情深缘悭枉聪明，忍将慧业修来世，都被痴心误此生。

伤心未必便伤神，同是天涯沦落人，姑嫂从来难相洽，小

红莫怨近谗春。

含冤不白劳卿怜，青眼相垂结凤笺，一意爱吾痴于我，小
红痴尔意更绵。

倚门独立数归禽，麦浪如云思共深，柳织愁丝长几许？应
知难系美人心。

多情却似总无情，见面难言背面行，来日素心人对面，诉
将哀怨到天明。

一卷红楼梦醒余，情怀渺渺独愁余，今朝付与知音赏，误
尽才人是此书。

题词二

(菩萨发三阙)

碧筠

—

红楼一角秋方半，已凉天气花秾伴。愁煞五更天，夜长似小年。双蛾频相蹙，到处寒砧作，皎洁月未圆，腰围日日宽。

二

非无深恩非无怨，天涯芳草伊人远，竟夕起相思，腰细瘦不支。江水深几许？未抵相思半，云胡不成眠，月圆人未圆。

三

姻缘只有两分半，葬花心事谁偿愿？楼上听暮砧，惜秋一片心。爱吾恩难抛，吾爱小红楼，可怜辛石秋，不尽长泪流。

目 录

第一回	惆怅流年秋风悲红叶 感怀美眷旧雨话春容	1
第二回	闻耗来归痛流游子泪 知情窃听难测女儿心	14
第三回	对月怀人清辉哀乐别 留宾作主心事笑啼难	26
第四回	邂逅相逢含羞参月老 会心不远即席索棠诗	39
第五回	击鼓催诗酒令翻花样 飘零自叹佳句暗传神	52
第六回	秋风怀倩女孤灯独咏 七夕对牛郎双影并钩	63
第七回	万种闲愁相思深入骨 二分明月底事苦心头	75

第八回	情胜捐躯为郎心血呕 意存救死慰妹事从权	88
第九回	渺渺予怀流连摩玉镯 哥哥吾爱颠倒瞰金章	102
第十回	二美同床笑说画眉笔 两心对惜索还约指金	114
第十一回	一角红楼藏娇今有所 几声新嫂情敌最难堪	129
第十二回	花烛高烧同衾人异梦 晚萱病厄经雨黯断魂	142
第十三回	含泪走天涯留书作别 娇嗔谈往事促膝倾心	155
第十四回	晓舌春姑鸳鸯分两地 痴心爱妹鹣鲽恨三生	168
第十五回	无色非空春蚕情丝割 是心即佛弥勒笑颜开	183
第十六回	流水岂无情曾经沧海 落花原有意梦绕巫山	198
第十七回	谗诟离间只身奔故都 呻吟床褥一病滞春愁	211

第十八回	回首前尘婚姻曾订约 苦心孤诣恋爱甘精神	224
第十九回	侃侃而侠护花空有愿 喁喁竟夕脱镯寄深情	237
第二十回	身若莲花摇摇难自主 心同止水黯黯叹无缘	251

第一回 惆怅流年秋风悲红叶
感怀美眷旧雨话春容

上海霞飞路上一带绿阴阴的树丛里，隐隐露着一角粉红色的小洋楼，洋楼的西面，有一个半月形的阳台，栏杆上伏着一个西服惨绿少年。右手托着脸腮，凝眸远眺。见那满天被秋风打下的落叶，好像一只只的红蝴蝶，飞舞在树桠枝上。那少年不禁长叹一声，心中感慨着悠悠岁月，如水流年，好像眼前所少的是一个如花美眷模样。无限惆怅，陡上心头，不觉低低念道：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少年念毕，又轻轻叹口气。韶光不再，转眼又是蓼红荻白，稻熟蟹肥，残秋将尽的时候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虽深，抵不过相思的一半，落木难尽，忘不了闲愁的万种。少年正在盼着夕阳，悠然遐想。忽然从背后蹑手蹑脚的走来一个身穿深灰花呢西服的少年，生得面如冠玉，一表人材，伸手向那站在阳台上的少年肩上，轻轻一拍，还没有开口，先笑起来叫道：

“石秋！今天是个星期，你倒没有出去吗？一个人站在这里，是想什么心事呀！”

石秋冷不防给他一拍，心中倒吃了一惊，慌忙回过头来瞧。原来拍自己的，正是自己最知己的朋友苏雨田。便伸手和他握了握手，笑着埋怨他道：

“你老是动没动的就吓人，怎么一些儿没有声息？此刻打从哪里来？”

“我因在家闷得慌，所以来瞧瞧你。又恐你出去了，不料一问你家小厮，知你果然在家，我便急急上来，进门一瞧，你却站在阳台上出神，我在你后面已站了好一会，你还不觉得。我心里有趣，就轻轻拍你一下。谁知你这个人是豆腐做的，碰没碰着，就说吓了你。这真对不起得很，现在我来作个东，请你大家一块儿到外面喝酒吃洋澄湖红毛黄嘴大蟹去，你可赞成吗？”

雨田把石秋的手连连摇撼了一阵，带取笑带赔不是的说着。石秋也忍不住笑起来道：

“你这人也真岂有此理，你既到我家里来，怎么你倒反请我客，这简直是抢着作主人了。……”

石秋说着，故意又连说岂有此理，倒把雨田引得格格的大笑起来。两人便回进室里，这时石秋的小厮画官，亦已从楼下跟着上来了，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玫瑰茶，摆在茶几上，叫道：

“苏少爷用茶。”

雨田点了点头，画官又把石秋平日自用的蓝底白花细窑瓦茶壶里，也冲上一口开水，石秋便对画官道：

“你到厨下去关照一声，说苏少爷在这里，烫些酒，煮些蟹上来。”

画官答应，匆匆下去。雨田笑道：

“你倒真的请我喝酒吃蟹了。”

“这是你的口福好，早晨亲戚才送来的。这两只蟹，倒真是肥得很！”

雨田笑了笑，回头瞥见写字楼上摆着一碟颜色盆子，又铺着一张洁白的宣纸，纸上画着一个二八美人，活活秋波，脉脉含情，好像拈花微笑模样。这倒并不希奇，因为石秋固海上一诗画名家。最奇者，那画的两旁，又展着一副对联，长仅一尺有半，乃是石秋亲笔题款书写。心中好生奇怪，这样短小对联，不像是送人，若是写着玩玩的，没有这样考究郑重。这就身不由主的跑了过去，见这副联句却是一副长短句的挽联，因拿在手中念道：

花落恨同归，二十年小谪火山，背面相思，对面相思，忒猜疑，曾记否棣魄鹃魂千古痛。

月圆云未破，百六节倘逢寒食，才人如此，美人如此，空惆怅，只剩得秋风红雨一天愁。

小棣卷耳同命鸳鸯千古，辛石秋挽。

雨田把上款也一同念了出来，一时颇觉辛酸，沉着脸儿，对石秋叫道：

“石秋！这个挽联你难道预备送到秦家去吗？这样短小像什么东西，怎好悬挂到大厅上去呢？我瞧你这样触人伤心的事儿，还是少干干吧！秦老伯为了这事，我听得至今还在伤感呢！”

石秋因前日在乐园殡仪馆替小棣卷耳补行结婚时，是作个司仪员。归家后，因感着小棣卷耳的一片痴情，所以便口占一副长联挽他们。后来又瞧到讣闻上印着卷耳的一页照片，一时情不自禁，展纸挥毫，又给她画了一张春容。画好了后，

摊在桌上，自己便到阳台上去闲眺，瞧着满天落叶，心中感触，呆呆出神，因此忘了收藏。此刻被雨田一问，因也走近桌边，把那张画儿先卷起藏在抽屉，望着他笑答道：

“哪里，哪里，我因瞧他们两人痴得可怜，死得伤心。所以撰句一挽，聊作凭吊，原也有情人同声一哭之意，不料竟被你瞧见了。你道我要送给秦公馆去吗？那你真误会了。”

雨田听他不是送给秦公馆的，一面在转椅上坐下，一面又低头把联句细细读了几遍，抬头忽然又向石秋问道：

“石秋！卷耳本是桃花宫的一个著名舞后，她的生前，你可也曾见面和她跳舞吗？”

石秋早晓得雨田见了这联，定有许多研究，现在果然不出所料。遂把他手中挽联拿来，放过一旁。把茶几上那杯玫瑰茶端到他面前，向他摇着头道：

“我们不谈这些，回头我们喝酒吃蟹，谈赏心悦目的乐事，请你别再问这痛断人肠的话，你且先喝杯茶。”

雨田见他这样情景，心中倒疑惑石秋和卷耳生前也是认识的，因此愈加要问他明白道：

“不对！不对！你联中有背面相思，对面相思两句，这就可见卷耳在日，你和她也必有一番舞友的知心，不然她死了，你又何必挽她，挽她而又一再的相思呢！”

石秋听他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不禁微红了脸儿，慌忙辩道：

“这些我都是说小棟和卷耳呀！哪里是说我自己，你不要缠夹二的瞎猜了。”

“你不要着急，我也不过跟你说句玩话儿。但我瞧你上联的末一句，为什么不用现成的‘春雨梨花千古恨。’你若用这

一句，那下联的末一句，也可改‘秋风桐叶一天愁’了。这样不是比你的流水对来得工整吗？”

石秋听他这样说，便也在对过桌子旁坐下，笑着道：

“用春雨梨花，花字和上联第一句第一字重。但我要切贴他们两人的名字，所以用棣魄鹃魂，这就是令人一望而知是挽着小棣鹃儿，别人不能移用的意思。”

“原来如此，怪不得……”

雨田沉吟半晌，说了这半句的话，却又把话缩住，望着石秋只是嗤嗤的笑。石秋见他意态，好像这笑是含着有些儿神秘，倒给他笑得不好意思起来。忍不住问道：

“干吗好笑？怪不得什么啦？你说下去呀！”

“怪不得就是怪不得，你要我说下去，你且先把方才桌上摆着的一张美人儿给我瞧瞧。”

“这我就是照讣闻上卷耳小影画的呀！你讣闻也有，哪有什么多瞧。”

“我不信，你拿出来给我瞧，我喜欢多瞧，你难道舍不得吗？那么将来你开书画展览会时候，到底给人瞧不瞧？”

石秋拗不过他，只得把刚才收起来的画儿，又从抽屉取出，交给了他。雨田展开细瞧一回，便大声叫起来道：

“真画得好像啊！这个女郎，不就是秦老伯的干女儿叶小红女士吗？我还记得那天她和我做傧相的时候，你是担任司仪的职务。当你喊到男女傧相替新人交换饰物时，我还没动步，她却立刻姗姗跑到小棣尸身旁边，把小棣手上的金约指取下，套到卷耳的指上去。我瞧她真是一个才貌兼备的女士，但不知怎的，她竟会代替了男傧相的职务。彼时我虽欲指点与她，可是她已把卷耳的指上换好了。我因男女新人都是为